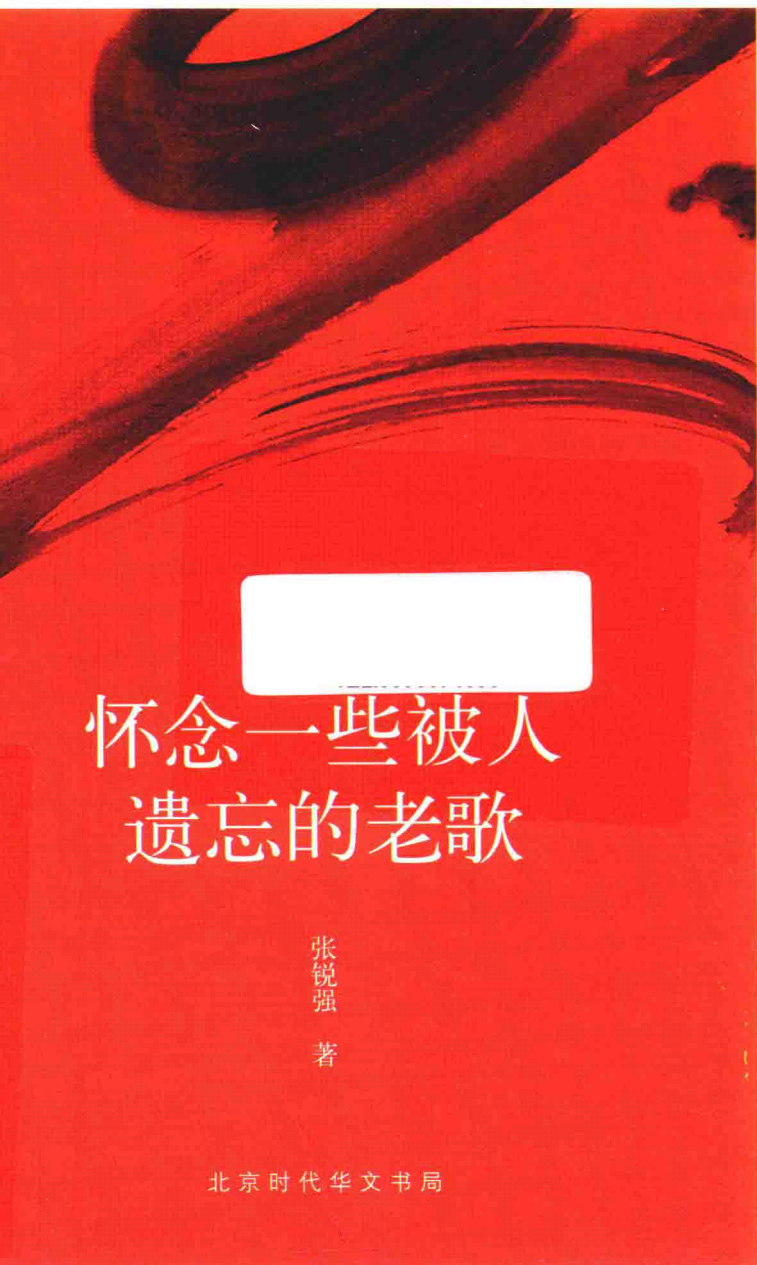


“在场丛书”

中国当代中青年作家作品巡展

01



怀念一些被人
遗忘的老歌

张锐强
著

北京时代华文书局

“在场丛书” | 中国当代中青年作家作品巡展

01

怀念一些 被人遗忘的老歌

张锐强 著

北京时代华文书局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怀念一些被人遗忘的老歌 / 张锐强著. — 北京 :
北京时代华文书局, 2017. 10
ISBN 978-7-5699-1872-4

I. ①怀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
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262228 号

怀念一些被人遗忘的老歌

HUAINIAN YIXIE BEI REN YIWANG DE LAOGE

著 者 | 张锐强

出 版 人 | 王训海

选题策划 | 梁明德 邵鹏军

责任编辑 | 周连杰

装帧设计 | 格林文化

责任印制 | 刘 银 晔 敬

出版发行 |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<http://www.bjsdsj.com.cn>

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 136 号皇城国际大厦 A 座 8 楼

邮编: 100011 电话: 010-64267955 64267677

印 刷 |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0316-3650105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)

开 本 | 155mm×220mm 1/16 印 张 | 20.5 字 数 | 197 千字

版 次 |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|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| ISBN 978-7-5699-1872-4

定 价 | 48.0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

目录

- 111 —— 突厥的蔷薇
- 138 —— 屠夫·少年·狗
- 191 —— 少年行
- 136 —— 怀念一些被人遗忘的老歌
- 169 —— 我曾经指点江山
- 211 —— 隐形眼镜
- 253 —— 红肩章

突厥的蔷薇

董家河么，肯定是个有河的小镇。谁都知道镇子旁边那条不大不小的河，经过九曲十八拐，最后会亡于淮河，但没有人会在意。这条姓董的河被姓淮的河吞并，就像仇人与朋友必定会在墓地和解，对我们而言无可抗拒因而毫无意义，当然也就不必关心。在那段湿漉漉的黏稠岁月里，我生活的全部意义都集中在两个人身上：大头和小四儿。他们就像天平上的两个砝码，高高低低轻轻重重地决定着我心情的走向。

其实我想说的是，董家河是淮河的支流。可支流这种标准的地理语汇只对课堂有意义，而我们的课堂生涯已于一年前正式结束。就像从我们脚下流走的河水会突然之间改名换姓，我们也突然之间失去学生身份，未待摇身已沦落为社会青年。原来生活就像董家河沿岸池塘中的藕，刚挖出来时都是长长的，带着精巧的关节，可还没等爬上餐桌，甚

至连砧板都没挨着，便会被沿着关节依次折断。藕折断时还有一声脆响，我们的转折却是那样的漫不经心。

当然，我们并不为此痛惜懊悔。我们不指望考大学，就像不指望爬进墙上刚刚取代各式领袖像的风景画。反正我们还有接班招工之类的后路。所以说一年前是正式结束，要追溯非正式结束的历史，至少可以到高二，甚或高一。谁知道呢。

2

小炮儿！小炮儿！小炮儿！！

有人敲后窗喊我。那扇窗正对着河。汨汨滔滔的河水日复一日地流经耳膜，足以麻痹我的听觉，但却无法遮蔽大头刻意制造的噪音。要搁平日，我早就一跃而起，但那天实在不巧，大头来得太不是时候。我紧紧夹住双腿，闭着眼睛，试图就此将大头的声音混入流水，但是不行。大头要是那份耐心，他哪里还是大头。不过他的嗓门再粗，终究隔着窗户，我要是愿意也能混过去，偏偏还有不识趣的弟弟。

董红兵探头进来，指指窗外：大头。大头。

董红兵小我四岁。我实在想不通咋会有这样一位贤弟。这倒不是因为他的脸盘极像前些年长期霸占主席台和墙壁的那位，肥胖，虚肿，而是因为他总也擦不干净的口水和鼻涕。虽然妈妈在他左胸前缀了条手绢，但这又有何用。

我恨恨地剜了董红兵一眼，身体一阵痉挛，才抬起左手向后敲敲窗户，以示回应。在那个瞬间，仿佛有浓密的水汽穿越后窗，扑面而来。

董红兵丝毫不理会我的嫌恶。他总是这样面带微笑。这也像那画上的那位。

慵懒地起床穿好衣服。出门之前，闻闻右手，隐约还有青草汁液的味道。我又在海棠旁边的水龙头下洗了洗，方才出门。午后的阳光照彻内心，我发现里面空空荡荡，就像放假后的教室。这种被瞬间抽空的感觉，就像突然发现失盗，令人顿生惊恐彷徨。甫一抬头，眼前先是色彩斑斓，尔后又突然失色，世界如同一张刚刚冲洗好的底片。大约有一两秒钟的样子，我像以往无数次那样沦为色盲。

走出门前的小胡同，前面就是镇里的主街。青石板铺成的街道，已不知高寿几何。经过无数鞋板日复一日的擦拭，没有泥污的地方微微闪着亮色。粗壮の木柱顶起黑瓦屋面，中间是雕着各色花样的窗户，以及贴着年画的门板。这景致想起来似乎不错，可惜许多门窗木柱多年不打桐油，已经干枯，缺乏应有的水灵光彩。这是镇子的心脏，由此朝两边扩散，砖瓦房逐渐增多，靠街的一面都刷着白色，将屋顶的黛瓦反衬得益发厚重。

不用说，出门左拐。那是小四儿的方向。但在此之前，我必须割掉身后的尾巴。自打下学，董红兵便成了我的影子，走哪儿他都要跟着。在我眼里，他跟他左胸前那条永恒肮脏的手绢一样，扯掉是原始冲动。

董红兵死活不肯回去。打是不成的。他倒霉的哭腔就像生锈的水龙

头，拧开容易关死难。即便能关死，还会有漫长的滴答。天知道他万事不用愁，哪儿来的这许多委屈。我惹得起贤弟，但惹不起爸爸。这一年来，他看我横竖不顺眼，我看他也差不多。问题不在于我们相看两生厌，而在于他的身份特殊。他刚刚高升为派出所副所长，离神奇所长只差半步。在他跟前扎翅？贤弟都不会干，何况愚兄我。

糖果已经用完。我手头永远缺钱。没办法，那就只好猛跑。跑了一气，已经跑到大头跟前，可不用回头也不必听声，仅从大头满脸的坏笑，我就知道尾巴还在。大头这表情令我越发生气。谁都可以笑话我，唯独他大头不能。我们可是喝过血酒拜过把子的，关系理当深过父母兄弟。再说我可从未笑话过他爸爸，无论明面上还是暗地里。大家都说他爸爸早已算不得男人，就像磨钝的犁铧，虽然还在牛的牵引下朝前走，但根本未曾翻耕土地，滑行而已。

算了，我得回家。你自己去吧。

别别别，我一个人去有啥意思？来来来，红兵，我给你个风车。

那是个彩色的油纸风车，旋转起来就像万花筒。大头演示几下，然后递给董红兵，伸手朝我家的方向一指：风车喜欢回家。你快跑！跑得越快越好看！

董红兵越跑越远越跑越快。嘎嘎的笑声散落在身后，乒乓球似地在青石板街面上不断反弹。大头看着他的背影，微微摇头道，可惜了我的风车。要是扎在小四儿的窗户上，多好看。

听他这么一说，我心里也莫名其妙地满是惋惜，仿佛那是我费心弄

来的礼物。但转念再想，又觉得这样也不错。

3

喇叭裤肥大的裤脚摩挲着街面，间以鞋掌清脆的敲击。我们漫步东行，就像水面上漂浮着的两片叶子。兽医站在镇子东边，里头不仅有兽医，还有兽医的闺女小四儿。小四儿其实行二，上头一个哥哥，下头一个妹妹，也并无兄弟姐妹饿死夭折。谢天谢地，我们都未曾掉进饥馑的陷阱。那是父辈的霉运。小四儿之所以得此雅称，是因为她眼睛近视，戴着外人不知模样的隐形眼镜。

在县里上高中时，小四儿和我同班，根本没有大头什么事儿。起初我也很久未曾留意她，因她又矮又瘦，就像穷人家的野小子，并无性别。可忽然有一天，她就成了女孩儿。这过程是如此的迅速而且神奇，就像我娘发面，只消用纱布盖上一个时辰，一疙瘩面团便发满全盆。从此以后，人人都对她刮目相看。包括我，也包括大头。

杨秃子的豆腐坊，袁大个的油坊，乐家的烧饼铺，马家的杂货店，相继甩在身后。新开张的第三家录像厅旁边，摆着周瞎子的鼠药摊子。很难说清此人的主业究竟是卖鼠药，还是看相算命。前些年他身后还立着面旗杆样的招牌，是条长长的白色布帘，上面写着标准的红色颜体：

阴阳五行，奇门遁甲

周易八卦，太公兵法

婚姻前程，吉凶祸福

一字天机，解君忧愁

后来派出所出面干涉，说是封建迷信。周瞎子也不犟嘴，把布招一收，到派出所泡了个把儿时辰，竟然就让所长收回成命：周瞎子可以继续营业，但要拿掉布招，另外再摆个摊位，不拘何物，卖点啥都行。

那所长外号老炮，也就是前面说过的神奇所长。在我们心目中，他简直就是整部中国革命史的代表。都说他是久经战阵的老革命，枪口下死了不知多少敌人。论年龄资历，他早应该高升远调，最次最次也要到县里当公安局长，但他就是不走，仿佛是要特意留个生动的传说，调剂山里孩子空虚的精神生活。其实他老早就当过公社副书记，之所以长期屈尊在派出所，是因为多年前的那次会议。他拿着讲话稿照本宣科，结果闹出笑话。问题是那年月没有笑话，只有事件。

讲稿上有这么一句话：“文化大革命”一声炮响。没有生僻字多音字，他都认得，但是不巧，赶上换页，“响”字在另外一页。他先念出“‘文化革命’一声炮”，然后蘸点唾沫换页，又念出“响”字，这才意识到不对，于是略微停顿，再翻回来看看，确认以后随口骂道：该响的不响，不该响的又响了。

所长是胶东人，口音很重，喜剧效果格外强烈，台下立时笑声一片。他本来是对秘书不满，但时令不好，赶上林彪出事，他偏偏又是四野的人，打信阳时受了伤，就地转业的，因而笑话升格为事件。所幸他身上有枪伤，祖上无问题，没吃大亏，除了官帽。这他倒是不大在乎。

他本来就不喜欢这营生，进派出所正好。舞文弄墨，何如舞刀弄枪。

炮所长甚有煞气，别说二流子不敢照面，就我们这样的八十年代新一辈，有事儿没事儿，也要先惧他三分。周瞎子能别赢他，可谓神奇。故而从此以后，我们不知道应该蔑视炮所长，还是钦佩周瞎子。反正他开始正大光明地多种经营，兼卖老鼠药和解酒灵。时间一长，他跟前的桌子上又悬了条看不清本色的布招。不过只有“测字算卦”四字，字迹也小很多。这削减的部分面积，便是炮所长的面子所在。

算命的似乎都是瞎子。说是干他们这行的屡屡道破天机，引发神灵震怒，瞎眼是为惩罚。可虽然有此名义，但周瞎子并非盲人，眼睛比老鼠还贼。那副宽大的墨镜，只是职业招牌。他不瞎，那就是世人瞎。因他的摊子竟能长期傲然屹立而不倒。我当然不关心他的生意，只是有时会关心他的眼睛。确切地说，是眼镜。经过时我侧脸冲他笑笑，不料想他视若无睹，毫无反应。

我停下步子，再后退两步，冷不防扯下他的眼镜。

睁开眼，看清楚，给我算算爱情。

眼镜又宽又厚。小四儿的隐形眼镜，怎么就能藏进眼里？我很好奇。但是很快，这份好奇就被周瞎子的话和大头的笑冲掉。如同一泡热尿下去，所过之处白雪迅速消解为黄水。

你是打光棍的命。

大头的笑声已经停歇，但笑容犹存。隔夜的酒气更加难闻，类似大头脸上无声的笑意。我把眼镜啪的一下拍在桌上，说你算都没算，咋能

知道？

不用算。没礼道的后生，哪个丈母娘愿意要？周瞎子此前闭着眼。这倒不是装瞎，大概是受不了突然的阳光。他戴好眼镜，但脸依旧朝着街面，并不看我。

不行，我非要算算。算得好，我给你五毛！

给我五毛，我给你四包三步倒。

我家里又不闹老鼠，要三步倒干啥？

这药适用老鼠，也适用气性大的人。

我越发来气，恨不得捋起袖子干一仗。可周瞎子年岁太大，不是合适的对手，有气也没法出。大头使劲拽我走，连说算了算了，都是封建迷信，还能当真？

也只好如此。我兜里一毛钱都没有，哪有五毛。



小四儿的兽医父亲经常下村出诊，母亲哥哥上班，妹妹上学。换言之，她家就是我们这些走投无路者的避难所。

还没到跟前，便有邓丽君的歌声遥遥而来：

美酒加咖啡，我只喝一杯，管他去爱谁……

那一刻，我僵硬的身体立时柔软，内心似乎有春潮涌动。就像我们在董家河里扎猛子，水流过皮肤时的感受。至于她的卧房，多年之后的

印象，类似夏日的树荫，带着正午暴晒过后干燥的花朵暗香。她打开房门，只冲我们俩点点头，一个字都没说，仿佛沉浸在历史之中，而我们只是页面之外的读者，离得再近也还隔着一层。

严格地说，小四儿的相貌算不得多么突出。三十年后，除了她右嘴角边上的酒窝，那个应该算是缺憾的特点，我几乎完全淡忘掉她白里透红的皮肤，高挑丰满的身材，温润匀称的五官。那酒窝平常并不显山露水，一笑一颦，方显峥嵘。如同泉眼，流出来的不是欢愉喜悦，便是忧郁闲愁。当然，后者居多。即便起初是欢欣，等流经我，往往也会演变成忧愁。就像酒会跑气。她在我跟前第一次出落为女孩儿，结果便是我被浓郁的酒气悄然熏倒。那个要命的酒窝，仿佛此前并不存在，是岁月的雕刀突然之间的妙手偶得；而从她嘴角上剜掉的那一点点肉，恰巧飞到我的心头并长成一体，从此落下隐痛。

小四儿卧房里那幅薄薄的粉色窗帘终日张着。无论白黑阴晴。似乎不仅太阳，就连月亮也有将她晒黑的危险。房内因而总是飘荡着氤氲的慵懒气息。风车若悬在这里，真是再合适不过。想到这里，刷刷声立即轻轻响起。

小四儿很少说话，随手抱着那只瓷杯，也很少喝水。我想杯子里的茶应该不会凉，即便凉水她也能焐热吧。我清楚地看见邓丽君的歌词从她指缝间光洁的瓷色上不断流淌，就像古代仕女百无聊赖只好一遍遍地反复化妆。正在这时，大头忽然捅了我一下：

干啥呢？你傻了？

回过神来，见他们俩都在笑。不同的是，大头的笑里不乏恼怒，而小四儿的笑容则充满嘲讽，就像当初在课堂上偷看梁羽生，明明已被居高临下的老师发现，我还徒劳地意欲掩盖。草枯鹰眼疾，写的其实是课堂。

你们说，邓丽君用啥样的杯子喝咖啡？是不是跟这个一样？我指指小四儿手中的瓷杯。那只杯子外面烧有几枝花，被小四儿的手指滋养得珠圆玉润，像是刚刚经历春天的晨露。当然，是折枝梅花，不是路边的野花。更非大红花，没有写着“奖”或者某某单位工会字样。

这问题只有咱贤弟能回答。

大头你啥意思？再这样我跟你也不讲客气。

吵架出去啊。没劲。

差不多跟小四儿说这话的同时，大头抬起右手冲我摆摆。这虽是免战牌的姿势，但对我而言更像敦促威胁。他右手上的那道伤疤像根尖刺，能随时随地刺破我愤怒的气泡。谁让人家为咱挨过一刀呢。

那还是高一的事情，发生在县里。我篮球打得不赖，小炮儿这荣誉称号便是例证。虽是外号，但我其实很喜欢。它总让我想起老炮。而每念及此，我都会豪气干云，仿佛裤裆里的那个物件不是祸根，而是炮所长腰间悬着的黑色手枪。那天比赛，小四儿等一干女生都在旁边呐喊助威，我因而越发豪放，左冲右突，势不可挡，直到县城里的几个小流氓急眼。他们已非战术犯规，而是直接打人。我无法忘记当时空气中的独特气息。那是男生宿舍里最熟悉的味道，也像火药库。不消点燃，你直

接冲它吼一嗓子，便能将之引爆。

那就打吧。

体育老师是裁判。经过他的强力弹压，比赛暂时中断几分钟，然后继续推进。我们的胜利丝毫未受影响，比分优势反而有所扩大。不过这并非终局。几天之后，双方还要在河滩上重见高低。就在那天夜晚，不同班的大头替我挨了一刀。有人挥刀戳来，大头抬手阻挡，立即见血。还好，不曾致命，伤疤留在手臂上，化为青春的勋章。

争论虽已结束，但紧张依然未去。那段时间，被粉色窗帘过滤后的光线根根都如同弹簧，拉得满满的，任何一根松开，都能射死李广的老虎。

5

要反击大头，最有力的武器不是原子弹氢弹，而是他的父亲小核桃。

小核桃是铁匠，个头不高，但是太瘦，因而身量依旧有竹子的风骨。虽然头发已白，但脸庞却还是没有彻底长开的样子，总在什么地方隐藏着关键的缺憾。缺乏的绝对比例不高，但很全面，类似衣服缩水，也像没有成熟就被剥开的核桃，处处都小一号，故而得名。

小核桃弟兄好几个，不必问年龄就知道他是老么：弟兄们个人高马大，唯独他像后娘养的。区别之明显，就像骡子与驴。因他生不逢

时，正长身体时碰上过粮食关。大队的粮库内有粮，但那是国家的，有民兵把守。信阳还是好的，息县光山等东五县饿死得更多，满口子死绝并非个案。因有民兵与公安严防死守，不准出去要饭，免得给国家抹黑。所谓饿死事小，失节事大。老辈儿人都说，还是天不绝人，因为信阳从未经历过那样暖和的冬天，冬月里还满山绿色，可以打到新鲜的白花蓼。从前喂猪的野菜，那一年里成了人活命的吃食。煮一遍漂水两天两夜，再煮一遍漂水两天两夜，苦味不再那么扎人，便拿来充饥。这种食物只能勉强活命，营养丝毫谈不上，小核桃便应运而生。

小核桃不愿种地，后来拜师学打铁。铁匠当然吃不上商品粮，但大头的母亲却有红皮粮本。她在镇供销社上班，已从多年的营业员熬成副主任，只等主任退休让闺女接班，她好顺势扶正。这种结合当然不可能是天作之合，只能人工捏合，需要老虎钳子那样的力道。因她母亲成分高，若不借助小核桃的贫农出身，便不能漂白，何谈染红。起初这算不得风险投资，因为身份远不能与成分比肩，但谁承想世上还有一句话，叫三十年河东，四十年河西。

起初手艺人都是很吃香。打个镰刀铁锹，订个驴掌，都是农村人少不了的活计。所以小核桃一度志得意满。我对他最深刻的印象，是傍晚时分火红的铁匠炉。他赤裸脊背扎着皮围裙，脸膛黧黑，肌肉缩成疙瘩时，便有火星四溅。收工之后，他照例要喝上两口。那时他的鼻尖微红，满脸含笑，但眼睛还是清清亮亮的。因他并不酗酒。他的两句口头禅，在整条街上流传：吸烟大红花，喝酒六毛八。有六毛八一斤的散酒

和大红花烟，便是他幸福人生的全部。小核桃喝酒是真喝酒，不要菜，几粒花生米就行，生的，油炸都不必。他仿佛不是拿花生米下酒，而是检查花生的长势或者质量，嚼得很慢很慢，一粒花生入口，嘴角也能泛出点白沫。

后来农村分田到户，小核桃的田由他家人种着。他不用向大队缴钱，但也不再有公分，年底分不到粮食。大头和他妈妈吃商品粮，凭着红皮粮本，可以按月到粮店买低价粮油。也不多，每人每月细粮三十三斤，就这还是刚刚涨过的，先前的数目只有二十七。当然，这没有小核桃的份儿。他老婆每每跟人叹息：三口人，两份粮。其实还不止三口，至少要顶五口呢。每当此时，小核桃总不接腔，只是更加迅速地挥舞铁锤，溅出的火花也更多更高。尽管铁匠是力气活，饭量肯定大，但种他田的家人给的口粮，未必裹不住他的嘴。更何况铁匠铺每日也有收入。

但小核桃并不辩解。前些年他们这些人说得太多，理当歇歇。

这还只是个开始。后来物价日高，万元户越来越多。不但贩服装放录像摆台球赚大钱，就连养猪养羊也能发财。除了打铁。大锤下面终究只是废铜烂铁，没有金银元宝。古今中外，似乎还没有哪个铁匠名垂青史光宗耀祖过。大头母亲的叹息因而越来越像秋风：粮价越贵，这一个儿二个儿的就越能吃。唉。

小核桃脸上的笑肌日渐作废。我已经很久没见过他鼻尖微红时平静的微笑。酒瓶还在，花生米也有，只有微笑悄然走失。